

文 學 叢 刊

遇

遭

魁

金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有版權

定價六元

遭

遇

金魁作

發行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生生活出版

上海重慶路一四八號
重慶國民路一四八號

印刷所

文生生活印刷所

巴金主編
文學叢刊

第六十六集

魚汛	三月天	荒	使命	利娜	秘密的故事	遭遇	隨糧代徵
宋	屈曲夫	田	李健吾	巴金	舒羣	金魁	高詠
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中篇	中篇	中篇	長篇
江南曲	木廠	沉淵	投影集	囚綠記	霧及其宅	夏蟲集	貝殼
王統照	鄒荻帆	林柯	唐	陸	靳以	繆崇羣	莊瑞源
詩集	長詩	戲劇	雜文	散文	散文	散文	散文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

三十七年七月再版

第一章

「捷報貴府艾先生，官印大鵬，今由專門學校肄業期滿。蒙政府考取得業士一員，經中央教育部註冊，照章發給畢業證書。特此馳報鴻禧。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本月吉日喜報。」

這張報喜單子真個堂皇呵：頭二號的木版字，黑黑的印在整幅的黃色毛邊紙上面，不但有硃筆的鉤圈，畫點並且還齊年壓月的蓋着『喜報關防』格式夠多麼嚴重。

嚴重得都讓上年紀的艾老把眼淚樂出來了，他拿出從來沒有過的神氣，得意的神氣未曾有一些猶疑，真的就一下賞給了『報子』三塊白花花的銀元。更立了誓，把這報單要貼在門前，至少非貼上三個月不可。

也難怪，一向麼，他總同大多數村人們遭受着一模一樣的惡運道，天天受着縣裏的氣。那種痛苦，實在比天災還厲害，直弄得大家都愛順口流出：「唉，這也沒啥法子麼！」

那麼這回，且別管兒子怎樣就變得怪怪兒的了，也別尋究兒子爲啥要改了名字——不叫哈登科，却偏要人叫他大鵬，這是多麼叫着不順嘴。可是想來，白花花的大銀元總不會白費的；一畝畝的大肥地總不算白賣了吧。供他念了這多年的學堂麼，而今到底是畢業了！喜報子這麼一貼，還怕縣裏的惡狗見了不吃一驚麼？還怕紳士王有發再作威逞雄麼？自己的兒子竟能給爭口氣了，同村的人們，哼，大家都有光彩哩！

二

可是，大鵬，這位青年的心緒却着實不佳。回到家鄉來，頭一天，跨進村子，走到家

門前，才一抬頭，看見了那張喜報單子，不由得就頭疼了。立刻，他要把它扯下撕碎，但老爸却抖起了全身的筋肉來拒絕他，攔阻他，立誓不准扯破一個角。爭鬧過後，村人們是同情艾老的，結果報單仍舊貼着，大鵬可也真就害了沉重的心病了。直到今天，也有二十多天的光景了，生活着，一刻比一刻苦惱。

這時，他左手持着那本自己裝訂的 *Sketch Book*，右手插在黑色上衣的袋子裏，握着黑的鉛筆，悄悄的從村子裏溜出來。四下瞭望，不斷的縐眉眨眨眼，眼裏的紅血絲好似把那雙眸子束縛住了一樣，使得眼神直勾勾的。粗亂的頭髮總往額前垂來，厭煩麼，却又很習慣的，總搖一搖頭用力往後甩着這蓬鬆的頭髮。惆悵的嚥着唾液。兩隻腿無目的的向前移動着，腳上套着的一對大皮鞋，便也就不斷的由乾鬆的黃土裏拔出來復踏下去的蹣起塵烟來。心下說道：

『這荒野的，貧瘠而且無聊的故鄉呵！』

是呀，廣闊的田野被秋季的色調渲染着，除去僅有的幾株樹木疏散的守着一

些村子的土屋外還有什麼棉花？枝葉都焦瘦了。間或一半畝地裏長着有蕎麥，但那碎小的淡色花朵所描寫着的彩色，夠多麼窘呵。這簡直不得不使這位青年感嘆了，大飄感想着：

『呵故鄉，是貧困：枯乾和死板，即使讓一個瘋子跑到這裏來，怕也要無精打彩，一聲不響了』。

於是他踏上一塊土丘坐下，扔開手裏的東西，從灰了的白褲子口袋裏掏出紙煙來，還沒打開紙盒往出取，鼻子裏便哼了一聲：覺得這樣惡味的『金字塔』居然是故鄉中應時的上品！恨恨的，不屑於的，終於也只有取出一支來，啣在唇間。但沒容他找出火柴來燃，吸，一聲粗劣低沉的喊叫忽從背後小道上傳來：

『登科，登科！』

那聲音是很熟習的打動了他的聽覺，他心中便要起火，把頭髮更用力向後甩了一下，並不往後看，彷彿單憑頭髮這一甩就能將叫聲抽打回去似的。

他知道，這是老爸爸的聲音，一個愚蠢的農人的聲音，用着俗淺的名字呼喚他。但他究竟是父親，可厭麼？難道還可以訶罵他什麼嗎？莫奈何，只得懶懶的立起身來，縐縐眉嚙着唾液，冷風吹動了額前的頭髮，他也不管，只呆呆的像專等待着爸爸，那愚蠢的老農民，才過來，伸出那拙劣的手來拍拍自己的肩背似的。

但艾老從小道上走近來，並沒敢觸摸他的兒子一下，他站在大鵬的背後，兩條老腿像一雙枯柳木似的裹在土布褲子裏，支持着他那再也挺不起來了胸膛。幸虧因為氣候漸涼已竟不能赤背了，得披着上那也上了年紀的藍布褂子，若不然，那褐色的皮膚乾鬆的包着僵硬的肋骨和羸瘦的肌肉，恐怕一定很明顯的表現出人體是如此的可憐吧！看那皺紋滿面的臉頰上，睜不大的老眼，不是總要流淚麼？只有他的頭髮卻沒完全雪白。說是慈祥的，也可說是可憐的，他微抬着發顫的手臂，從喉嚨裏往外擠出低澀的聲調，懇乞似的說：

『登科』他遲疑了一時，見兒子仍是一聲不響的佇立着，只望着廣大的田野，

於是他的口氣愈變得哀傷了：『好幾年了，天天盼着你功成名就，好容易麼喜報子也給咱貼上門了，你也回來了；回來了麼，怎麼就整天是這個相：任啥話也不愛出口，惹得你那婆娘子總是淚水撲簌的。可你麼，天天就是得跑到村子外頭來，總是個畫圖形，怪性兒的畫畫麼，還能讓肥大的棉花桃子再長出來麼？年景老是這麼又快又壞的過着。』

聽着，大鵬的頸項頑梗起來，把長髮恨恨一甩，把地上的 Sketch Book 踏了一脚，才半轉過身子，伸豎着右掌打着拒擋的手式。並且幾乎用了純跳音噴着每個字音說：

『別再囉嗦了吧，什麼喜報子，我不會作什麼官，別往這上想。年景不佳，可是我不是說過應該趕早賣了地離開鄉下嗎？』

『啥？』艾老呼吸頗不自然了，他兩隻手臂都顫抖着舉起來：『去地麼？你上了這好些子年的學堂，若不是仗着去地錢白花花的，大銀元呵，都是打那廂來的好容

易麼，耐日耐月的耐到你畢了業，怎你不想功名爭口氣？去地呵，原來你整天這個怪怪兒的相，就是嫌我不把地畝去個精光！唉，一個怪物功名成了一個怪物！』他眼裏溢着淚。

『唉，』大颯望着不相干的地方，也嘆了一聲，他覺得爸爸實在也是愚蠢的，永遠不會了解什麼了，一個和普通農夫無異的老愚蠢只懂得作奴隸，功名，奴隸才愛功名。

剎那間，大颯更想到那年青的白癡什麼婆娘子，妻，女人簡直是個白癡，一個無知的動物，哭吧，你哭吧！一個無知的動物哭紅腫了眼，還有什麼了不得麼。

大颯儘管默默的自己思想着，艾老的頭便不住搖起來，嘆着氣，覺得兒子怪得簡直不是一個人了；一個怪得不像人的兒子，可能給自己爭口氣麼？這一個老大的問號，冰冷的打碎了艾老多年來的希望，現在不得不讓他這由耐苦受氣所釀成的希望突然化為空虛的淚水了。

大鵬是在沉默着，艾老是在哀傷着，二三隻馬蠅子還在秋色裏掙扎着飛來，落在他們的臉上。

三

正當這個時候，在艾老的家裏也有人在悲哀着哪！

不錯，她年青青的自娶過艾家來的那天起，和丈夫在一起過着並沒有幾個月。丈夫一去好幾年，總不回來。說是在外邊念着學堂。上學堂好事呀，所以她在這種信念的慰安中差不多每天都在忍耐等待，希望，並且還在幻想着。希望束縛住她那孤寂的悲哀幻想，鼓勵着她勤苦的去操作。

一直到現在，說是丈夫可真的畢業回來了！呵，那可真的是他回來了麼，他已不是個陌生的人，而且確成爲一個怪怪兒的呆子了！衣服，面貌，聲調，尤其是走起路來，……唉，他除去使喚自己替他幫個把粗忙之外，竟不理會自己一句，他任啥事都不

懂了！

『唉』她積壓有數年了的老悲哀，算是起了暴動，什麼希望，幻想，都突然被打碎。現在唯一的信念就是『唉，這是啥命運呵！』

她自己痛苦着，整天戀着牆壁，不愛走出房門一步。在暗洞洞的總含有柴煙味的冷潮的空氣裏，她是更蒼白，沒有血色，比花葉見不着天日還可憐。她年紀青青，還不慣於跑到門外號天罵地的去洒淚涕之雨，去宣播苦楚，只悶坐着嗚咽，兩眼都被淚淹得紅腫了，青灰的雙唇不住的在戰顫。

可是，當艾老到村外去尋大蠟的時候，她的親娘，已經從遠在七八十里開外的娘家跑來。那老太婆對於她女兒的情形任什麼都聽到了，而且所傳給她的信息比實情還嚴重，所以，她一趕到猛可的看見女兒果然是這樣的哀痛着，於是不容尋究，她便成了女兒的宣傳者，要給她喊冤。

這老而健壯的農婦，很有一口粗厲的大嗓音，都是由辛苦的農作裏鍛鍊好的。

這當兒她也不多休息一下，便立在艾老門外，上下嘴唇像被臉上的深皺紋有彈力的牽動着，使它不住的敲打着，於是一串串不平的喊罵便憤憤的迸出來，比喝叱穀地裏的麻雀聲還大。隨着她那半新肥襖的大袖管的東揮西甩，每一個字音都足能引動村人們速快的聚攏到艾老的門前來。就是狗，也都伸着脖子看着人們的腿狂叫。

着：

獨有村紳王有發拉住另一個壯小夥子遠遠站在麥草梁旁邊，望着人羣講說

『我不是說過麼，像那敗家郎相的東西，只可惜了他的名字，登科，他居然會自己給改了，你看他那個怪相上過學堂的我也見過些哩，就如辦中洋賑災的那些人裏就有的是，那位像他，念的年數比誰大概都不少，回來了麼，連拜望鄰里都不懂，說是個會畫的，就他畫的那，比起洋煙畫差遠了。我可是沒親眼見過，聽說也就夠生氣的了。』

『就是的，』那壯小夥子原來是慣給有發跑腿的黑娃，他頓了一下腦袋說：『畫他畫的若比九嫂子的花鞋樣兒高明，我是個狗！人家都是花是花瓣，葉是綠葉，他一堆堆的爛骯。』

『哼哼，』有發望着那邊人羣冷笑了一下：『太可惜了，那英俊俏的小婆娘。』

這時候艾老氣悶悶的已竟垂着頭走進村口來。他兩隻眼覺得昏花了，一陣陣的冒着金星。耳裏也在發鳴。一步步的踱來，不但沒看見自家門前的騷亂，而且走到麥草柴旁，也沒留神到王有發正在這裏。倒是有發看見了他才對黑娃說：

『快把這老貨拉到這邊來，若不然，一眼叫他的親家看見了還了得。』

可是黑娃剛一去招呼艾老，却不料那邊人羣忽然從裏面裂開一條道，那瘋了一樣的老農婦直瞪着眼，衝撞過來。人們伸挺着脖頸，像鵝羣似的擠動着。那老農婦猛烈的踩着小腳，狠命的走上前來，不容艾老的腦子思想，一把扯住了他的藍粗布褂子的胸襟。如同要咬碎了他昏花了的眼光一樣，她嘴裏射出質問：

『好的很，你倒底縱了你那登科，你那下貨，好的很，我那女娃子的水零零的眼睛，都哭瞎了，好的很……』她更拉住艾老走：『來到這廂！』

人們也更亂哄哄的隨來隨去。

拉扯到艾老的門前，她一隻手狠命的就把那久經日洒而變了色氣的喜報單子，從牆上撕下來，一把將爛紙張拋到艾老懷裏，放鬆了她的雙手，暫告勝利的，出了一口大氣：

『我是把它扯了！』

『哈哈……』王有發立在人叢裏笑了笑。

艾老的眼前是：一股黑色的潮水統通驟變成浪花，耳裏鳴叫得聽不出聲響，週身顫抖起來。人們看看情景不好，王有發便特別搬弄起架子來，表示要從中解勸。於是人們的嘴，東一句西一句的把空氣攪成了一團亂麻似的。

最後人們分作兩起，一邊是：好說壞說的擁扶了那瘋了似的老農婦往門裏去；

另一邊是打着慰安的口調架着艾老往別家去緩緩氣息。像一陣風雨過去不久，土地中殘留着那張無辜的喜報單子，碎爛，污穢的着實不堪再貼了。

四

本村東口外，順着偏北那條大車道走去，關老爺廟在不遠的高岸上獨自屹立。廟舍建築還不壞，也都是王有發的功勞。若非他硬逼着所有的村人們都出錢，東募西捐的，這獨力難成的廟宇怎會建修起來呢？可是這話，距現在也有些年月了。

隨着風氣的日漸開通，這廟舍早開辦爲一所初級小學了。若不信，請走上前去看吧，門前不正懸掛着一對虎頭牌麼：

『學堂重地，閒人莫入。』

不過事實上，也並不如『虎頭牌』那麼嚴格。像現在，這快近傍晚的時分，學生們早下了學，却恰好有個和校務無關的人坐在教員宿舍裏談着。